

是否喜欢现在的自己

□ 王宇昆

夜里九点，窗外的上海已经下了一整天的雨，我趴在窗户前面，屋子里灰暗，隐约可以看见玻璃反射出的我的轮廓，和亮起的手机屏幕。

同一秒，L那边却是晴空万里。视频里，他从悬崖上纵身一跃，接着，像一只灵活的鱼儿钻入水里。淡蓝色的水波淹没他的身体，只能看见一些水花被拍起，像是透明的烟火，在空气中飞舞。

我不知道这是L的第几站，只知道他永远在路上。他去热带岛屿，去寒冷的北极，去阴雨天的米兰，去了很多很多我甚至都从未听说过的地方。我问起他旅行的目的是什么，他说只是热爱。

我问他为什么离开，他说自己有着不安分的灵魂，没办法在一个地方待很久。“如果一切都是被安排得井井有条，而少了未知和不可控所带来的紧张感，那生活会丧失一些乐趣。”

我是同意L的观点的，为了避免沉湎

于过去的生活状态，我才选择了到国外来念书。

“但你要记住，逃避不能成为你选择改变的理由，你必须去真正地寻找你感到舒服的事情，让它来充盈你的生活。”

所以，正是因为这种想法，L把他的生活装进了旅途的背包里。

曾经被灌输过一种思想，让自己喜欢上一件不喜欢的事情，秘诀就是要去培养对于这件事的好奇心和兴趣。

所以很多个曾经的我们，选择了不喜欢的专业或者科系，进入了不喜欢的学校，最后却要逼着自己在这种“不喜欢”的情景下，去培养对于它们的兴趣。或许，靠着灵机一动，抑或者某种蛮力，最后能从“不喜欢”变成“胜任”，但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去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呢？

现实给出的答案大多是，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去选择“喜欢”的底气，也

人 生

不具备去拒绝“不喜欢”的勇气。被现实裹挟，被别人的目光裹挟，总之这些与“喜欢”背道而驰的理由中，很多源自于“身不由己”。这也是我羡慕L的原因，他也有着诸多“身不由己”的理由，但他以一己之力把这些荆棘都化为了乌有。

曾经问过他有没有给自己的未来做过打算，他说希望可以在路上遇见一个喜欢的人，然后和她去一个他们都喜欢的地方，在那里组建家庭，生一堆小孩。

我说这也大概是很多人梦想中获得归属的方式。他笑笑说，然而只有幸运儿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。

“时间”和“计划”都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无论喜欢或不喜欢现在的自己，都要让生活因为喜欢的事物而变得充满动力。逃避不能成为我们背弃现实的理由，而是因那简单的对于“喜欢”的执念，去变得勇敢，去拾起底气，去努力奔跑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生 活

安全距离

□ 毛利

某天看热门相亲节目，一女问台上条件不错的男嘉宾：女朋友能看你的手机吗？男嘉宾不假思索道：最好还是不要看，我认为每个人都该有一个安全距离。话音未落，台上灭灯声四起，犹如四面楚歌。

而我跟男嘉宾一样纳闷，为什么女朋友就有权利看他手机？因为一场恋爱，男人居然需要天天被人审查资料，盘问去向，这到底是多么丧心病狂的人，才能做出的事情？

可惜辩方更加振振有词，女朋友怎么不能看男人手机？有什么事情不能让我知道？她总以为最安全的手法，是将男人从工资卡到SIM卡一概收服，那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爱情，俗语云，爱你爱到骨子里，骨髓都可以进，隐私又有什么不能进？好歹查查隐私，并无切肤之痛。再说倘若你光明磊落毫无奸情，我随便看看又有什么不可以？

人类该保持距离吗？外国人认为应该，通常他们给你一个微笑，并非是说，哥们快来找我玩。而是礼貌拒绝，别太靠近了，我们是文明人，总得有点距离。但女人们通常用撒泼来毁灭这种距离，她们总认为跟你有了亲密接触，就要掌握一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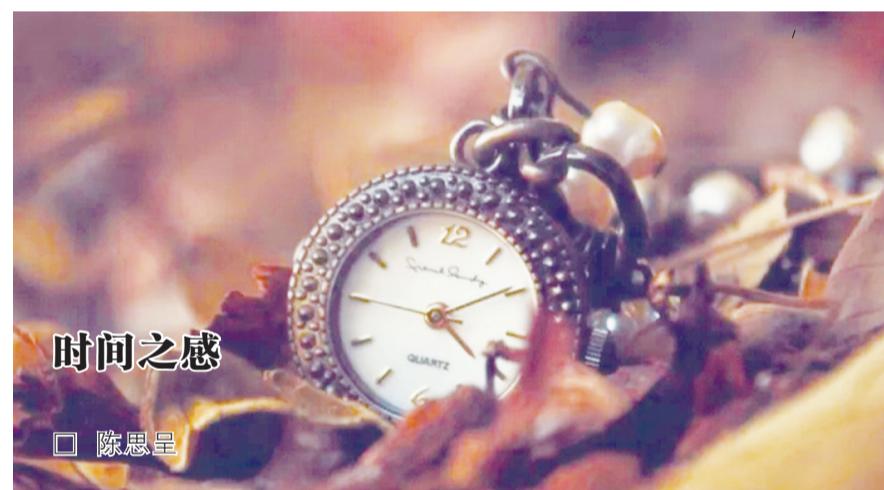
不仅是女人，男人也总有刺探内幕的。我曾认识一位海归绅士，他总喜欢说点国外如何先进，人们如何礼貌，让我大为心动，心想这回总算碰上一个文明人。后来有一次，正好随身带着电脑，绅士提出：可否借一下你的笔记本电脑？我内心当然一百个不愿意，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对我来说，恰如贴身内衣，要无端借给别人，实在是不情愿。无奈当时正急欲表现自己热情大方的性格特点，勉为其难推了出去，我心想他大概是有封涉及几千万合同的邮件要发。没想到人家只是虚与委蛇看了看财经新闻，搞得我很纳闷，低头看完一本娱乐杂志，把电脑收回来，随便看了看，发现他打开我数个文档，不禁内出血3L，至今都觉得是人生一个最大的污点。你又不能将笔记本电脑当衣裤一样，狠狠甩在人家头上，骂他真是不识好歹。

男女男女就算互相拿着对方的手机与各式密码，照样频繁上演狗血剧情，无可奈何鸡飞狗跳。既然如此，我又想劝一句姑娘们，不如还是不看，干吗没事要给自己添堵？

然而一个女人狠狠甩下一句话说：难道就要被人当成傻子？

我倒愿意做个傻子，偷看手机不如看最新版福尔摩斯，每天都绷根弦检查丈夫有没有出轨，一点无益于身体健康。再说何必结婚后转型做职业警察，时刻想着要将罪犯绳之于法，就罗素的观点来说，那是警察的人生观，你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他出点错，那么婚姻果然就是一所最名副其实的监狱。

——摘自《晚报文萃》



时间之感

□ 陈思呈

一年之尽，犹如一日之暮，人对时间的感觉尤为尖锐。

我们身边的中年人，大致有着几种对时间的态度。一种是想干的事太多，而自己的时间太少。一种是万事皆提不起劲儿，觉得人生不外如此，只能被生活责任推动着茫然前行。还有一种目标虽然明确，也知道努力，但压力过大，对时间的焦虑感过强，以至于虽然已经过上了中产的生活，但幸福指数仍有待提高。

中年人对时间的感受何以如此刻骨？归根到底，是我们对时间的焦虑。

不管有没有爱情，在中年时，爱的缺席或者出现，都会加剧时间的痛感。

在这个年龄去爱，有一种“心灰不及炉中火，鬓雪多于砌下霜”的焦虑，觉得时间和精力及余暇，已经配不上这奢侈的感情。这个时候的人，远不能像年轻的时候，可以“她已以其爱人的思想、声音和静默建立了一个王国，从此除了他之外，其余的人都是化外之民”。既如此，那我们的生活中，还能对时间做些什么努力吗？

我的一个朋友某一天用了我的电脑，对它的缓慢反应忍无可忍，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很熟悉的烦躁。他的态度让我思考，我们为什么无法稍微忍受机器的缓慢？事实上它并没有耽误任何事，东西都能保存得很好，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急这么半分钟一分钟。但如果人们对这种老旧和迟缓过于愤怒，这愤怒的后面，是一种值得我们警惕的东西。就像我们在排队办事时、等车时，种种愤怒后面都是对时间的焦虑，我们总是无法忍受别的任何事，来分去我们一点点的精力。

然后，因为这种极低的忍耐度，我们必须买更新更好更高的配置。为了买新的和高的配置，就要多赚点钱。为了多赚点钱，我们又更加忙碌，更加处于对时间的焦虑之中。所以归根到底，我们对很多东西失去了宽容，这变成了我们焦虑的根由。

某一天我又看到另一个朋友，她在文章里写了一件事。在她常走的那条街上，有一家旧书店，老板在门口养了两棵琴叶榕，看样子是放养的，叶上厚厚的尘土，一看就是没有被照料，因为这种植物很好存活。总之那两棵琴叶榕就这么带着厚厚的尘土好好地活着。

她每次经过的时候，看到叶片上的尘土就抓心挠肝，琢磨着要怎么才能去洗洗那叶子而不被书店老板看成神经病，她甚至为此上网查了如何租赁市政清扫车，那种车自带水罐和喷水管。她想，自己也许可以租一台，扮成清洁工的样子清洗整条街，到那家店的时候，装作顺手就把两盆琴叶榕给洗了。但是，她说，“为此我得去学开卡车的A照，而且我也没找到可以租清扫车的地方，还要购买清洁工的衣服，而且我得为此清扫整条街，才能显得若无其事”。

我一边看一边笑，但与此同时，我意识到，这是一出后现代的黑色喜剧，这无厘头的想象也是典型的中年人焦虑类型。

做一个对自己的要求低一点的人，看起来似乎与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背道而驰，但在这繁弦急管的中年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命运的帮凶。我们需要做的，是在时间的洪流里放自己一马，把自己从时间的霸权里救出来，把自己救出来。

——摘自《瞭望东方周刊》



默当

□ 祁白水

据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载，吕正献素性寡言，而器识深远。他任宰相时，有一回和门客们在一起闲聊，一位门客说：“吕嘉问败坏家法，真是可惜。”吕公不应，门客觉得失言，惭愧而退。另一位门客就说：“吕公尚能宽容吕惠卿，何况同宗同族的吕嘉问。此人妄意迎合，可恶得很。”吕公还是不说话。回到家中，子弟们请教两位门客的话孰优孰劣，吕公依然沉默，不发一语。

吕公可谓不愧“晦叔”之号也。荀子有云：“言而当，知也；默而当，亦知也。”此吕公之谓也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